



百姓记事

## 在年少时做过朋友

□姚刚

前些日子在一个作家群里看到文友们发起的一个小讨论：“你的发小现在还好吗？”我看了眼题目，心里一愣，发小，多么勾人魂魄，让人忍不住回忆往事。用我农村老家的土话来解释，就是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小崽子。我从出生至青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农村，村子不大，连头带尾也就几十户人家，与我同辈的小崽子也有将近十来个。从祖辈甚至往上开始，村里人就已经几乎共吃一口井、同走一块地，到了我们这代小孩时，关系自然也是铁得很。

彼时乡里似乎挺重视学校教育，与本村相距不远的村子就有一个村办小学。学校如同一块大磁铁，“呼啦”一下就把临近几个村的上百号适龄小孩子们吸了过去。说实话，以现在的标准来看，村小学的办学条件真的无法恭维，但不容否认的是，那里不仅是这帮小崽子们的思想启蒙之地，同时也是我们当时名正言顺地逃避家务农活的幌子——毕竟，祖辈、父辈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夙愿已经融入他们

的血液中了，而且，还在代代相传。

那时候没有代步工具，哪怕是自行车。就算有，其实也没法儿骑。一来，上学路上走的全是田埂，细窄颠簸，遇到雨天，步行都不方便；二来，小伙伴们都十分“重义气”，不管啥时候都要“组团”去上学，谁也不好意思掉队。久而久之，也就形成了一种极为有趣又十分值得怀念的现象：住在村尾的小伙伴早上一个人从家里出发，穿过村子时，由一变二，由二变三，像小雪球从山顶滚下来一样，等到了村口时，已是黑压压的一片了。

但是小孩子嘛，总会有偷懒赖床的习惯，让同伴们等急了的事儿时有发生。

一年夏天的早晨，一个小伙伴的爸妈早早煮好早饭放在锅里，便趁着天气凉爽下地干活儿去了（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没有叫孩子上学的习惯，因为会有其他小孩上学时来叫自家的孩子）。这个小伙伴就这么睡过了头，直到我们一帮人赶到他家拼命敲门呼唤，才把他从睡梦中叫醒。眼看着

快要迟到了，这个小伙伴也不忘摸起个碗，盛上饭，拿双筷子，跟着大部队朝学校奔去，一边小跑一边往嘴里划着米饭。吃完后用袖子抹抹嘴，便直接将碗筷塞在田埂旁的杂草里藏着，放学回来时再取出带回家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除了会心一笑，或许还会有点懊恼，当时怎么就没有一次性碗筷呢？这样也就不至于要把爬满蚂蚁的碗再拿回来了。当然，即使是这样的碗也是不能扔的，毕竟那是个物资较为匮乏的年代。

少年趣事其实非常多，尤其是生活在农村的孩子：夏天捞鱼，秋天摘果，冬天打雪仗，春天似乎没啥好玩的，但父母总不会让我们闲着，下地播种、照顾鸡鸭崽。总之，似乎总有无尽的乐趣和玩伴。

初中毕业或许就是一个分水岭。有的玩伴不再读书，选择外出务工，有的甚至早早结婚生子，渐渐地便少了联系。有时不得不感叹，我那些曾经的发小（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），现在也都成了别人的朋友。

## 素雅白菜

□张春波

但凡见过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“猪肉”与“白菜”，你会从心底惊叹造物主的神奇。如果说那块似猪肉的“肉形石”还有些许人工痕迹的话，那么“翠玉白菜”则完全出自天然，新鲜滋润，仿佛是菜农刚从田里收割起来的。一块璞石，经过工匠的精雕细琢，绿色部位是菜叶，灰白部分是菜帮，整棵白菜栩栩如生、惟妙惟肖，既素又雅。

我想，如果台北故宫博物院把“肉形石”和“翠玉白菜”同台展出，那么大陆的游客特别是东北客定会联想起“猪肉白菜炖粉条”这道北方常见的菜肴。“翠玉白菜”乃稀世珍品，只可观赏；现实中的白菜，却是过冬素菜，且“食之可忘肉味”。其实，一棵白菜就是一段温暖的冬日记忆，暖心暖胃，熨帖舒服。

白菜，一种极其普通的蔬菜。白菜和其他的蔬菜不尽相同，没有选择春的生机，也不钟爱夏的繁茂。过了白露，细细地整出一块田来，再均匀地施

上些土杂肥，就成了白菜生长的温床。它们就这样静静地守候着寒冷北风，傻傻地等待着漫天风雪，在各种蔬菜退隐时粉墨登场成了主角。生在江南的鲁迅先生曾说过白菜是“物以稀为贵”，因为那时“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，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，倒挂在水果店头，尊为‘胶菜’”。

然而，在北方，白菜可没有那么金贵。记得半个世纪前，每到冬天就有菜农推着板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叫卖大白菜。有一次，菜车经过齐白石先生的家门。先生不仅擅画白菜，也是白菜的忠实“粉丝”，于是向菜农“吹嘘”自己的画作能值大钱，之后表示愿意给卖菜人画幅白菜图，以换他的一车大白菜。不料，卖菜人生气地说：“你这老头好没道理，想要拿你的假白菜来换我的真白菜。”或许我们会嘲笑菜农“不解风雅”，甚至“鼠目寸光”。但退一步讲，如果菜农慧眼识宝，珍藏齐白石先生的“白菜图”，那他还会觉得

地里的白菜鲜嫩养人吗？

我在农村生活过，知道在农村眼里，一棵现实的白菜要比一张字画实在得多。记得小时候，母亲每年都在自家的菜园里种上几分地白菜。收获后，母亲把一些白菜腌制成酸菜。酸菜猪肉炖粉条算是家乡菜炖品里的代表作了，把爆炒过的五花肉放入煮过肉和骨头的老汤中，然后再用文火慢慢炖制，待汤汁变白，加入粉条和酸菜，炖上几分钟便可起锅。香喷喷的一锅炖菜，粉条丝丝透亮，经嚼耐咬，猪肉伴着酸菜的味道，鲜而不腻，如果再喝上一口浓浓的汤汁，酸菜那浓郁悠远的香味沁人心脾。家常菜，家常话，全家人就在冬季里享用这样的御寒美食，品味朴素的百姓生活。

朴素的，也许就是高雅的。素雅的白菜，靠着它淡淡的味道、朴素的外表、平实的品质，让人们在冬天里感受到一种温暖。

## 做一个低成本女人

□梁秋红

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做一个低成本女人，你敢吗》，一开始很迷茫，不知所谓的低成本，究竟指的是什么，看过之后才明白，原来所谓的低成本，就是做最本真的自己，不化妆、不美容、不节食，不为了所谓的事业晚婚晚育，不讨好男人。看完不由叹息，细观周围，还有这样的女人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

有本书曾经写道，汉宣帝的妃子赵合德就是一个敢于素面朝天的女子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女子，却深得宣帝宠爱，可见男人并不是特别注重女子的容貌。然而现如今，女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整容化妆，本来不胖还要刻意节食，有篇新

闻说在某地有一个女孩，为了减肥把自己瘦到了68斤，乃至最后丧命，真是可悲可叹。

真的是容貌好了就一切OK了吗？答案依旧是否定的。相貌再好，也有看厌的一天，男人在外面偷吃，图的只是个新鲜。你胖，他想瘦的，你瘦了，他又想找个胖的。讨好男人，远不如做好自己，这样最起码有一天，即使你把老公弄丢了，还没有丢了自己。

当然，低成本的女人绝不是无知无识的女人，相反，低成本的女人绝对是饱览诗书的女人，有自己思想而相当自信的女人。正因为有了内涵，才不必用外在的美来吸引男人，优雅自信的微笑，远比浓妆艳抹更有味道。不给男人套枷锁，不疑神疑鬼查看电话，不一遍遍地打电话催其早归，任他自由驰骋，只要线在自己手中。低成本女人也不是蓬头垢面、不修边幅，低成本女人永远干净整洁，不会穿某个明星代言的衣服，背某个明星同款的包包，而只用合适自己的。低成本女人绝不粗俗，不会呵斥老公，也不会打骂孩子，而是用无言的温柔来引导他们，让他们围着自己转。

低成本的女人，是一个豁达开朗的女人。低成本的女人，才是真正有魅力的女人。从今天开始，立志做一个低成本的女人！



## 老实人不吃亏

□郭德诚

我这人就是一根筋，凡事认死理，不知进退，没啥灵活性。被称为死脑筋，老实疙瘩。

记得当年，我被派到外省的办事处工作，那里条件艰苦，没过多长时间，几个人都以各种理由先后调回了总部。那些好心人就指点我，跑一跑呀，榆木疙瘩。我一笑了之，活儿总得有人干吧。

办事处工作不忙，闲下来就看点专业书。不经意间，四年过去了，发表了三篇论文，记了几本厚厚的工作笔记。记得接到回调令时，看到亲手种下的小树，竟也有茶杯粗细，心中颇有点不舍。

论文有了，顺利评上了中级职称，因熟悉外省工作，销售区域调整，我被任命为大区经理。成了“封疆大吏”。当初的好心人私下议论，这小子一脸猪相，心头嘹亮，人家下去是镀金呢。

在外面工作，公司给配车。单位人多车少，能人自然去通关系要好车了。我因

在外地工作时间长，又不喜交际，心想反正总得给我一辆轮子会转的吧，就听天由命吧。果然，我的那辆不但轮子会转，而且转起来还会响，时速达到70公里，不开窗户，烟灰顺着风往脸上刮。临走，总经理不好意思地笑笑，你技术好，就担待点吧。我能说什么呢？我开车出公司时，能看见那几个“抢车机灵鬼”趴在窗户后面嘿嘿地笑。

公司实行销售大区承包责任制，很快就打开了局面，年底要淘汰老爷车。我自然是首当其冲。当我开着崭新的银灰色“现代”来开会时，那几个机灵鬼们眼睛里能喷出火来。大呼又上当了。

生活就是这样，认认真真做事，踏踏实实做人，功夫的水到了，事的渠不也就成了吗？就是不成，被机灵鬼抢去了，被人当作老实人，本身就是一种收获。你愿与你共事的人不是老实人吗？被人信任，就是这个社会的立身之本。你说这是吃亏吗？

@——投稿方式

平顶山新闻网——鹰城网事或投至 ycbj2013@qq.com